

塞 外 皮 毛 商

张海魁 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塞外皮毛商/张海魁著. —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2000. 1

ISBN 7-204-04675-7

I. 塞… II. 张…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0)第 10218 号

塞 外 皮 毛 商

张 海 魁 著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呼和浩特市新城西街 20 号)

内蒙古政府机关印刷厂印刷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14.25 字数:349 千

2002 年 12 月第 1 版 2002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1000 册

ISBN 7-204-04675-7/1·856 定价:24.00 元

前 言

退休以后，生活如何安排？时间怎样度过？我决定写小说！当然，这是一件十分艰苦的劳动，免不了要付出三更灯火五更鸡的辛勤……把过去积累的零散笔记，经过认真整理，仔细筛选，缜密取舍，补漏拾遗……终于把《塞外皮毛商》写出来了。

这部小说的“素材”，来源于我的父亲及与父亲同在旧社会塞外草原收购皮毛的父辈们！他们都是从河北老家逃荒出来的穷苦人，以自己仅有的一点“本钱”，或一半匹土布、或一两枕笨线，投亲奔友，做起皮毛生意……他们中间、大部分人念过几天私塾，认识两个字，会使用毛笔，还尽可能地多学一点其它“本事”，如：剃头，磨刀、剪，土法治疗头疼感冒……想方设法取悦货主、讨好卖方、拓宽货源渠道。他们恪守“家训”，以孔孟之道作为经商的“准则”，以“仁义礼智信”取信于农牧民。在某些方面，表现出“儒商”的风貌。他们同时以吃苦耐劳的拼搏精神和与人为善的处世哲学，极力创造生存、生活的条件。他们本是一些小本经营的小商人，没有“字号”，没有“店铺”，只靠两条腿，一副肩膀；或者挑货担，或赶着毛驴，奔波在农村牧区，根本没有固定的收售地点，以“游击”式的“到处转”方式，往返于后山、河西、后套……从而领略了一些自然景色，风土人情，民族习俗，耳闻目睹了从村庄包篱传出的趣事、奇事、逸事……当然也遇到一些封建迷信活动，诸如：抬“魂”树、顶大仙、讨签算卦、半夜上坟……这在当时的社会条件下在所难免。从

而开阔了眼界，了解了民俗，丰富了生活，便于行商做买卖……

在他们的行列中，有人正正经经地做生意，跑皮毛，严格遵守“商规商纪”，赢得了不少农牧民的信赖、欢迎、支持，从而生意越做越好，朋友越交越多，路子越走越宽……但是，也有的人，见利忘义，投机钻营，铤而走险，苦亲戚，害朋友，缺乏自我检点、约束的能力，放弃做人的道德，一步步走向泥潭，最后落了个极不光彩的下场！

父辈们在收购皮毛的活动中，经受了难以述说的艰辛，为了多收几张皮子，几斤羊毛，忍受着饥饿的熬煎，寒暑的折磨，雨雪的淋打……更为悲苦的是：不断遭到土匪、狂徒、无赖的刁抢、讹诈、非难……在偶然机会中，也遇到八路军解救、保护，在相比之下，对共产党有了初步的认识！在收售皮毛的过程中，他们亲眼看到了穷苦人烤吃人大腿，狠卖结发妻，只身处绝境，吊死树杈的惨状。一些穷家妇女，被迫做了一些不愿做的事情，一些须眉男儿，为了活着，而不择手段地“活着”。

我的这部小说，是以广阔社会为背景，不拘泥于一地、一时、一事，也不以某个人的经历为“主线”，而是博采众长，经过多方搜集，登门求问，旁记侧录，以及幼年时随父流离转徙时的一些零星记忆，经过一再梳理、取舍，合理组合，才塑造出“左少卿”这个人物形象。

我在创作这部小说时，有些重大历史事件，为了与史实接轨，与年代合辙，参阅了《包头史话》等资料，以理顺历史脉络。

由于本人知识面狭窄，阅历浅薄，没有身临其境，所以只是粗线条地罗列了一些现象，很不全面，也不系统，只能起到“管中窥豹”的作用，请读者见谅！如有不妥之处，请批评指正，谢谢……

张海魁

二〇〇二年十月于包头

目 录

- 第一回
路迢迢投亲广升祥..... (1)
悲切切打杂皮毛店
- 第二回
赵掌柜巧言辞穷戚 (11)
李金书开荒林庆坝
- 第三回
马如通讨签吕祖庙 (18)
左少卿初次走后山
- 第四回
甄德应婚夜遭匪祸 (27)
大厂汗两商斗智谋
- 第五回
陈改云佯病绾情丝 (36)
白泰店酒灌赖皮鬼
- 第六回
凑房租码头卸货船 (46)
点素梁恩遇扎木苏
- 第七回
榆树沟捎信小饭馆 (56)
庆寿诞敬酒起口角

第八回

其其格鳧水救羊群 (65)

黃宵夜棍击大灰狼

第九回

凶土匪搶劫皮毛商 (74)

苦命妇义救喂马夫

第十回

中秋夜夫妻双祭月 (82)

猛圪气村塾聘新师

第十一回

拜大年门立尸骨骸 (90)

关帝庙解囊助故友

第十二回

元宵节大办灯笼会 (99)

二月二牵驴走河西

第十三回

布拉梁相会表兄弟 (107)

孙培仁痛卖结发妻

第十四回

救危难义认伶仃妹 (115)

毛盖图痛打偷驴贼

第十五回

赶庙会骑手巧刁羊 (125)

罕拉召夜赠卖身妇

第十六回

武兴贵家纳童养媳 (133)

左少卿遇险卧羊毫

第十七回	
查店房巧言对官兵·····	(142)
遭绑架大滩遇苦女	
第十八回	
躲抓丁迁徙脑包贝·····	(151)
爬榆沟赈食麸皮饼	
第十九回	
白掌定收娶苦寡妇·····	(160)
荒草滩劝解两叔侄	
第二十回	
绕饭馆误走风月巷·····	(168)
赵明太设计纳二房	
第二十一回	
苦肉计摔跤阻殴斗·····	(176)
井子梁夜救周海秀	
第二十二回	
周文源父女谢恩人·····	(185)
杨万忠半辈娶妻室	
第二十三回	
爬山坡摘打马菇菇·····	(193)
井口旁恶语伤金书	
第二十四回	
窑洞屋赌咒辟谣传·····	(202)
雨初霁树林摘蘑菇	
第二十五回	
皮毛商首看那达慕·····	(210)
百灵庙饭摊遇故友	

第二十六回

后草地喜收七月皮…………… (219)

鹰兔沟鸣枪惊土匪

第二十七回

“招魂树”招来热心人…………… (228)

哈达店埋葬李大中

第二十八回

解纠纷山坡看羊血…………… (236)

野蕨菜挟嫌泼祸水

第二十九回

王绞其骚扰脑包贝…………… (244)

丁郎中敷药治烙伤

第三十回

李金书挥镰拔麦地…………… (252)

左少卿初闯庆安川

第三十一回

沙尔盖喜赴连理筵…………… (261)

聚德全巧遇卢会长

第三十二回

娜仁花召庙祈子嗣…………… (270)

皮毛商冰海喜作词

第三十三回

通和顺结识苏掌柜…………… (279)

茅庵房篝火度寒夜

第三十四回

赵明大讹诈杨万忠…………… (288)

周海秀“帮忙”绸缎庄

第三十五回

腊月夜入宅问债情…………… (296)

闯屏凤揭穿伪君子

第三十六回

闻凶讯夜走深山沟…………… (305)

除夕夜熬年讲“封神”

第三十七回

行远路山村拜年节…………… (314)

两姐妹串村卖灯笼

第三十八回

广升祥倒闭易主人…………… (323)

破窑洞劝通辇老汉

第三十九回

走关节保释狱中妇…………… (332)

放荡女毅然入空门

第四十回

加汉圈适逢祭脑包…………… (340)

无名淖喂水孙大娘

第四十一回

走河运艄公斗暴雨…………… (348)

跑估衣盗墓陷囹圄

第四十二回

和沁密看戏闻火并…………… (356)

遇山洪目睹狼毒狂

第四十三回

达布亥垆畔遇同乡…………… (365)

班桂花辍头蒙火星

第四十四回

尚友仁糊涂生邪念..... (373)

丹乡长释放皮毛商

第四十五回

枳机林夜遇八路军..... (382)

饱饥肠杀狗惹祸端

第四十六回

公忽洞冒险充医生..... (391)

花圪台夜盯陈老虎

第四十七回

二白活店房比残劲..... (401)

王先娥捉嫖栽水缸

第四十八回

鞭杆子坟地讲险情..... (410)

买草料夜晚遇狂徒

第四十九回

八路军进驻鹿原城..... (419)

卢会长率行阿善沟

第五十回

抢肥肉二狗互龇牙..... (428)

左少卿喜看折叠信

第五十一回

脑包贝赠友打青羊..... (437)

点素梁夜会阿德雅

路迢迢投亲广升祥 悲切切打杂皮毛店

第一回

词曰：

滔滔黄河亘古流，浪花飞溅神州。庶民百姓度
日愁，奔波苟活命，血泪拌粮糗。五行八作牵人
走，碌碌终日无休。逃荒转徙在少卿，塞外收皮
绒，轶事写春秋。

一九四六年正月初九上午，由北平开往塞外鹿原县的“闷罐”客车进站了，汽笛尖叫，车头喘着粗气，徐徐开进站台……

在人群簇拥的出站口，走出两个衣着不同于当地人的口里人。只见男的约莫二十一二岁，头罩一块半新不旧的白羊肚手巾，身穿一件自织自染的蓝土布棉长袍，腰系一根土白色腰带，脚蹬一双自做“一道梁”棉鞋，肩上背着一个带有红蓝竖道的大包袱，睁着一双被疲惫熬红的大眼睛，惊诧地顾盼着周围的一切。跟在他身后的一个年轻女人，年龄和他差不多，头蒙一块蓝底带着花边的头帕，一身蓝洋布袄裤，略显肥大，裤腿扎着腿带，带大襟的棉袄襟着“桃圪缙”扣子，一双小脚穿着花鞋，她左肩也背着一个小白包袱，怀中抱着一个用小棉被包着的小孩。一股冷风吹来，把她掉在额上的一绺头发吹得飘飘扬扬，她浑身冷得直打哆嗦，嘴里不断传来牙齿上下碰撞的“咯咯”声。只听她大声地对前面的男子说：“孩他爹，甭老往前走，问问人，咱姐夫住的‘火龙王庙街’在哪条巷子？”

前面的那个男人，停住了脚步，从兜里掏出一个信皮，看了看后，把眼睛落到一个卖纸烟瓜子的摊子上，他大步走向五十多岁的

摊主问道：“大爷，火龙王庙街从哪走？”

那个老汉看来是本地人，穿着一领白毡山羊皮袄，头戴一顶狗皮帽子，帽耳折下来，把帽带紧紧系在下颏上，一方面由于人老耳朵背，又有帽耳隔音，另一方面因那男人说话语音异于当地，有些听不明白，只是摇头不说话。那个男的急了，忙把信皮让他看了看，他才用手指着说：“嘎，火龙王庙街！从这往北走，到了县二中再往北走就到了！”

这对年轻夫妻沿着老伯指点的路，向前方走去。他们又边走边问，大约走了四五十分钟，来到火龙王庙街，巷子不宽，坑坑洼洼，街的两旁有不少院落，究竟那个院子是“广升祥”？很难认出……这时，忽然有一位背着皮张的中年人，从他们身后走来，那个男的急忙转身走去恭敬地问：“这位大叔，‘广升祥’从哪走？”

这位中年人抬头看了看说：“跟我走吧，我就是去那里卖皮子！”

那对夫妻高兴极了，真像黑夜看到了北斗星，紧跟着他一步挨一步走着。不大一会儿工夫，来到一个大院门口，院子没有挂任何牌匾，他们跟着中年人一直向院子里走去，这是一个很深的院子，房子一间挨一间并排着，他们向柜房走去，里面有很多人，有卖皮毛的，有验皮毛的，这个男的一眼就认出了那个正在打算盘的掌柜子，惊喜着亢奋地高喊：“姐夫，姐夫，我们来了！”

那个掌柜子听到熟悉的话音，停住了手指，抬头一看吃惊地说：“呵，是少卿？啥时候来的？”

少卿欣幸地说：“姐夫，我们刚来！”

掌柜子点点头说：“我估计你们过了正月十五以后来，不想来得这么快！好，来了就好！”他回头对一个伙计说：“文秀，你把我表弟领回我家见他姐去，我忙乎完就回！”又转过头笑着说：“少卿，你先跟他去家，你姐早念叨你们呐！”说完又低下头打算盘。

文秀领着少卿他们走出柜房。掌柜子的家就在大院的外院

住，很快便到了，文秀在门前有意识地高声说：“小姨，您看谁来了！”

这时少卿的表姐王先娥正在家里闲坐，听到话声，急忙开门出来一看，见是表弟、弟媳及孩子，她高兴地走过来，接过弟媳怀中的孩子说：“金书，累了吧？这里的天气太冷，快进屋里暖和暖和……”

文秀连家也顾不得进，在门檐前说：“小姨，柜上正忙，我得赶快回去，有空再来看你们！”随后笑别少卿等人。

王先娥抱着孩子先进了屋，把孩子放到炕上，打开小被子一看，吓了一跳，惊喊着说：“金书，快过来看孩子，这是咋了？”

李金书急忙过来一看，傻眼了，孩子脸色黑青，手脚一动也不动，她赶紧把孩子抱在怀里，解开大襟，撩起内衣给孩子喂奶，可是孩子没有一点反应，直挺挺地躺着，鼻翼不扇，不见呼吸，像是“死了”。金书顿时哭喊着说：“宝，宝！你是咋了……”

少卿也走过来揣着孩子头，看孩子好像没有一点热乎劲，着急地说：“这是怎了？这个……”

王先娥感到孩子非常危急，刻不容缓地说：“别哭了，别愣了，赶快抱上孩子看大夫！”边说边把孩子包裹起来，急匆匆头里走，少卿夫妻在后紧紧跟随。

不大一会儿工夫，来到街北面的一家西医诊所，一方面王先娥认得这里的大夫，另一方面孩子病得十分严重不能远走。她推开门进去气喘吁吁地说：“钱大夫，快给这孩子看看，没气了，刚从河北老家来！”

钱大夫急忙给炕上躺着的病人重新盖上了被子，大步走到她面前，接过孩子放到桌上，解开被子一看，发现小孩子窒息了，急忙用听诊器听，发现心脏还在微弱地跳着，急忙对一个穿白大褂的护士说：“快给孩子打一支急救针！”又把温度计掖在孩子的胳肢窝。

打完针，又过了半个小时，孩子“哇”的一声哭出来了，金书等

人收住了眼泪，焦急地看着孩子……

钱大夫此时也把温度计取出来看了看说：“温度不算高，凭我的经验判断，这孩子是由于冻、饿致病，如果再晚来一个小时，恐怕就真的没命了！”他又仔细看孩子的脚手，惊愕地说：“这孩子的右手被冻的粘连在一起了，非动手术不可！”

金书他们这才发现，孩子的右手手指被冻疮的脓汁把手粘在一起了，手指根本不能活动了！金书眼里含着泪说：“钱大夫，你老就给动了吧，一辈子没手那行！”

钱大夫给孩子做了手指拨离手术。打针费、手术费、药费、包扎费，总共花了一块银元，都是王先娥垫付的。

天黑了，柜房打烊了，掌柜子回到家中，听他们说了孩子情况后，皱了皱眉头说：“有病就得看吗！现在天气还冷，你们来得早了些，如果过了二月二来，就不会冻坏手脚！内蒙的天气不比咱们口里！”

金书一面抱着孩子，一面流着眼泪说：“姐夫，咱老家的日子难着哪！连续三年大旱颗粒不收，把草根树皮都吃光了，如果再晚一个月，恐怕我们也被饿死了！我们提前来了，是为了逃活命，给您老添麻烦了……”说着，不禁泣不成声。

算了，刚来，不说这些了，把孩子救过来，就是万幸！你们先坐着，我去做晚饭！”王先娥缓和着屋内的沉闷，张罗着做饭去了。大约过了一炷香的工夫，王先娥把饭做熟了，端在“八仙桌”上，棒子面窝头，绿豆小米稀粥，一盘炒土豆丝，一盘炒鸡蛋，还有两盘咸菜……掌柜子小眼珠一转，对着王先娥咧嘴一笑说：“今天表弟来了，我挺高兴，一方面给他们洗尘，另一方面天气冷，来，把我的酒也端上来，我和少卿喝两盅，好好地唠唠！”

王先娥瞥了他一眼说：“别找理了？那天误下你喝了！”说罢，从碗柜里取出半瓶子二锅头和两个杯，倒满之后，先端给少卿说：“兄弟，这两天你们可辛苦了，跟你姐夫喝两盅解解乏！”

少卿急忙摇头摆手说：“姐，我从来不会喝酒，咱老家不兴喝酒，过大年也不喝！”

嗜酒如命的掌柜子嘴里说了句：“尝尝鹿原的酒，喝吧，真正的粮食酒，不上头！”端起盅子，一扬脖子一杯酒下肚了……

金书看看桌上的玉米面窝头，几样菜，这在王先娥家来说是普通的饭菜了，可她看着金黄色的窝头，冒着香气的炒鸡蛋，碗里的小米和绿豆，一阵头昏目眩，几乎要栽倒。少卿急忙过来扶住她说：“金书，咋了？”

金书强打精神，睁开眼说：“我一看到粮食就头晕眼花，快去把咱的‘干粮’取来，我吃惯那些没粮的饭了，怕猛一下吃了粮食撑坏肚子！”少卿放开了她，从包袱里取出两块谷子糠掺着榆皮面的“窝头”递给了她，她狠劲咬了一口，粗糙松散的糝糠顺着嘴角往下洒掉……王先娥看着这不是人吃的东西，不由鼻子一酸，一把夺过来说：“弟妹，快别吃了！我知道老家这几年遭灾很苦，我比你们早出来几年，虽然光景也不算好，可每顿饭都有粮食吃，不怕，你们就住在姐这儿吧，有我吃的，就有你们吃的！”说着，把糠窝扔到一边，拿了一个棒子面窝头递给金书。

晚饭过后，大家坐在蜡烛下聊天，少卿、金书把家乡这几年的苦难日子说了说，当王先娥得知自己门上的几个亲戚竟被饿死之后，眼里流出凄惨的泪水，嘴中一阵叹息……

掌柜子一面打着酒隔，一面极力缓和着屋里的气氛说：“唉，这几年就是苦啊！好了，咱们不说这些了！”转头面对少卿说：“你们打算在这长住还是短呆？”

少卿长叹了一口气说：“唉！姐夫，姐姐，我们远天远地投奔你们，就是想找条活路，不想再回去等死！求二位给我们想条活下去的道儿吧！”

王先娥无限同情地说：“你们好不容易上来了，算是死里逃生！姐姐说啥也得帮你们找条活下去的道儿，你们先就在这住些日子

再说吧，不要太心急！”

掌柜子现在心里也在想：一下子来了三口人，负担不轻！自己虽然给别人当“掌柜”，也挣不了几个钱，刚够自己糊口，不管，说不下去！管吧，实在难管……考虑了一下说：“少卿，你们刚来，先不要着急，在我家歇几日，养养身子再说。鹿原这地方，虽然不像老家那样艰难，但也不好混，尤其干皮毛这行，风险更大，弄不好就让土匪刁了，日子艰难着哩……不过咱们是乡里乡亲，又是姑舅亲，我们想法子帮助你们……”

王先娥看了他一眼说：“别说这些没用的话了，想法子给他们找个事干！”

掌柜子淡淡地笑了笑说：“我已经和赵东家说好了，如果你们愿意收皮毛，先在这里打杂工，伺候人，等学会收皮毛的说道就自己单独跑！在柜上千杂活，管饭，没工钱，如果做错了事，损坏了东西，还得负责，还得赔！睡觉住在店里……记住：伺候人不好干，万事要有个忍耐心，不可任性！”

少卿连连点头说：“姐夫，好，就按你说的办！出来干活再苦再累，也比在家饿死强！等我学会了收皮毛技术，就自己去干，不管以后干好干坏，永远忘不了姐夫的恩情！”

金书是个心直口快、闲不住的人，急忙插话：“姐夫，我能干些啥？不能呆在家里吃闲饭！推米磨面，纺花织布我都会！”

掌柜子斜着身子瞟了她一眼说：“当然喽，老家出来的人，不论男人女人，都能一个顶一个地干，眼下你的孩子还小，身子骨弱，在家里和你姐俩人做做饭就行了！”

金书是个要强的女人，也是个闲不住的女人，她寻思着：无论如何也不能在姐夫家里吃闲饭！执拗地说：“我在家里是受过来的人，种地割草，担水送肥都干过，不怕，姐夫，不管重活轻活，都能干！在老家背着孩子干活的女人多着呢！”

掌柜子用洋火棍儿剔了剔牙说：“既然如此，我明天和东家说